

楼兰奇缘

哲中著



I247.5
2734

楼兰奇缘

哲 中 著

昆仑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十月·北京

B 445781



内 容 提 要

为揭开古楼兰王国覆没之谜，法国姑娘瑟茜儿到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考察，不幸被楼兰王国后裔加列勒劫走。加列勒的爱妻最近逝世，他痛苦难耐，按妻子遗嘱及本地古传遗风，便将瑟茜儿认作妻子的替身……由此生发出一连串十分神奇惊险而又美丽动人的故事。加列勒在和情敌的搏斗中负伤，不久又死于意外事故，瑟茜儿也神秘地消失了，他们的爱情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。长篇小说为正在变革中的广大青年提供了关于人生、事业、爱情、婚姻等多方面的富有启迪性的思索。

作品场面开阔，内容新颖，语言简练优美，颇富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，可读性极强。

楼 兰 奇 缘

哲 中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三号)

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787 × 960 毫米 1 / 32 · 印张 7 · 字数 127,000

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· 198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1,000

ISBN 7-80040-015-8 / I · 15

书号 10282 · 36 定价 1.40 元

目 次

楔子	(1)
一 到中国去	(7)
二 踏上丝绸之路	(15)
三 过三百公里戈壁	(20)
四 进入古楼兰王国疆域	(28)
五 楼兰古城在哪里?	(35)
六 被 劫	(44)
七 木 屋	(50)
八 沙 海	(55)
九 婴 啼	(63)
十 歌 声	(75)
十一 海 子	(83)
十二 哟呀的桨声	(95)
十三 心灵的秘密	(100)
十四 阿米娜	(106)
十五 加列勒	(113)
十六 角斗场上	(121)
十七 失败的婚礼	(134)

十八	我忽然喜欢起这个楼兰汉子来了 ·	(142)
十九	托列鸟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	(149)
二十	群 狼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	(156)
二十一	又一座古楼兰人居住的遗址 · · ·	(164)
二十二	求 爱 · · · · · · · ·	(176)
二十三	波利克巴依 · · · · · · ·	(186)
二十四	被 囚 · · · · · · ·	(193)
二十五	死 地 · · · · · · ·	(199)
二十六	回 国 · · · · · · ·	(205)
二十七	返回中国 · · · · · · ·	(211)
尾声	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	(219)

楔 子

这是我的笔记本，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一位法国女子在楼兰古城遗址的经历。这是一个有关个人秘密的非常奇特的故事。但是，我在把它记录好以后，却将笔记本丢失了。多少年来，这个故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，我数次都有把它回忆起来公诸于众的冲动，但却没有这么做。因为我曾答应过她，没有得到她的允许，是不得公布她的这段隐秘的。丢失笔记本的地方是在中国西部边陲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部，时间：1960年6月。

事隔整整二十五个年头，1985年6月11日，这个丢失的笔记本又回到了我的手上。这天，我在北京住所，接待一位万里之外的新疆来客，他是楼兰古城考古队队长穆罕莫德先生。我的笔记本是他们在对楼兰古城遗址做挖掘工作时发现的。一件过早的出土文物——穆罕莫德先生扬着满脸的络腮胡子哈哈笑着。

笔记本是用三层羊毛毡子包裹着的，这样在沙漠里可以放上很长的时间，由此可见埋入者对寻找到笔记本的主人的决心。笔记本里面夹着两封信，其中一封是写给拾者

的。埋藏笔记本的人在这封信上说：

尊敬的先生或小姐！如果您拾到这个笔记本子，请替我转交给它的主人——王先生。多么遗憾，我只知道他姓王，一位从乌鲁木齐来的记者。给您添麻烦了。法兰西共和国女公民瑟茜儿拜托。

我离开新疆已经好多年了，穆罕莫德先生为找一个只知道姓，不知道名字的记者，可吃了一番苦头，花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找到我。多亏他了！我向他道了一声“热合迈提”^①，做新疆人爱吃的羊肉抓饭招待他。

另一封信是写给我的。

瑟茜儿是出于对我的信任，才把她的遭遇讲给了我，我也是出于对她的信任，在临时离开她家到楼兰古城遗址去时，没有把笔记本子带走，放在她家我写字的桌子的抽屉里。瑟茜儿在写给我的这封信里，开头就从这件事情写起：

王先生！

“那天，您从楼兰古城遗址回来，一定很是失望对不？那座您曾经居住过的毡房不翼而飞了，

① 维吾尔语，谢谢。

那些成天咩咩欢叫的羊群，不见踪影了，那位法兰西共和国的女公民和她的丈夫、孩子，不知去向了。当然，也会有这个可能，本来，我们就在沙漠里游牧，您会以为我们把家搬到别的有水有草的地方去了。或者，您回到我们先前的住地，还以为走错了路。虽然那里有着我们搭过毡房的痕迹，有着最能表现这个痕迹的原先毡房中央那块被锅灶烧焦的黑土地，但是沙漠里随处都可以见到牧人们曾经居住过的这些痕迹，您能断定哪一处曾是您居住过的地方呢？不论是属于哪一种情况，您都会焦急、疑惑，甚至为找我在沙漠里奔走得口干舌苦。我为此感到很不安，也很内疚！可我又不能不这么做，请您原谅。

“您答应过我，没有得到我的允许，不去公布我的经历。还是出于对您的信任，我才毫无保留地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了您。瞧您记得又快又准确，做到一句不漏，真是能干的记者！在您到楼兰古城遗址去的第二天，我把您记的笔记本打开了，象读着别人的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样，我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了一遍。读了以后我很不安，我想：这些材料，要是被公布出去，对我的加列勒一定会有不好的影响。您知道，我为他作了多大的牺牲！我爱他胜过爱我的生命；再说，我也不愿意使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新闻人物。为了我的

加列勒，也是为了我自己，不能让这些材料公布出去，起码是在加列勒在世时候，不能公布这些材料。怎么能够相信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呢？尤其他还只是一个记者，这些材料都是记者求之不得的。他可以利用我的这些材料出版一本畅销书，赚一笔大钱，这在西方新闻史上还少吗？于是，在这么一想以后，我对您的信任动摇了。这就是我在您临时离开我家以后，鼓动加列勒和孩子把家迁走的原因。我们把毡房搬到很远的沙漠里，离我们原先住的地方至少也有一百公里。我怕您找到我，从我手里把笔记本拿走。

“去年，加列勒去世了。死的时候，他的身体还结实得象一座塔。一辈子生活在马背上，没想到竟然会让马摔死。他那一匹白蹄子的黑骏马老死了，他从别人的马群里买了一匹性子很烈的儿马。这匹儿马很难驯服，而加列勒又是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硬汉子。他骑到儿马背上，儿马蹦跳好几个小时都没把他摔下来。后来儿马安静了，他以为它是被自己驯服了，就在他得意时，儿马一个急转身，猛地一跳，把他摔到地上，地上有一块尖利的石头，他的头被摔到利石上，脑颅碎了，当即死去。

“加列勒去世了，我悲哀得几乎不想再活下去。把他埋葬以后，我的灵魂也随着他一起埋在

那片漠土下面了，我成天茶不饮，饭不思，愣愣地坐着，默默流着泪水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哈力和奴兰急得围着我团团转。我知道，我的人生旅程就要结束了。我想起留在我身边的您的笔记本子。我想起了我对您的应允。可是我是多么后悔啊，和您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我竟没有问问您的名字和通讯地址。您那一次离开我家，只是临时出走，不是分别，轻易询问您的名字和住址，是不礼貌的。这就使我现在发了愁，没有您的名字和地址，没法出沙漠到邮局把笔记本寄到您手上呀！后来，我想到楼兰古城遗址，它是中外考古学家一直注意的地方，历史上不断留着他们的足迹，今后还会有人来做挖掘工作的；我要是把笔记本埋到那儿，就有可能被发现，人家会帮我把它送到您的手里。那个古城遗址里的大平台，是昔日古楼兰国王的宫殿，是所有到古城遗址做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关注的中心，我就把您的笔记本埋在那里。您比我年轻，我相信您能活着收到您的笔记本。人世间的好人总是占多数，他们不会把别人的东西据为私有的。

“为我们曾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部愉快地相识而终生荣幸！谢谢您，我的中国朋友！”

瑟茜儿

1977年，秋天”

把楼兰古城遗址考古队队长穆罕莫德先生送走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在院子里不住地走动，一颗激动的心儿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面对着西边遥远的天宇，面对着繁星密布下的那片神秘的国土，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：“瑟茜儿，我的朋友！你现在可好？你不会死的……”

夜里，坐在灯下，翻阅二十五年前，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记录的笔记——

一 到中国去

我本人有三个名字，法国名字瑟茜儿，中国名字林雅咏，而我的丈夫却喜欢叫我阿米娜。这三个名字，可以概括我的历史。

我的法国父亲巴恩德尔，一九〇八年（光绪三十四年）在法兰西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期间，结识清朝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女儿林惠清。两人一见钟情，爱得如胶似漆。谁知清朝政府这位高级官员（请原谅，母亲不让我向外人说出我的外祖父的名字），对高鼻子、蓝眼睛的外国人十分反感，更不要说把女儿嫁给外国人了。他一百个不同意他们结合。没有办法，林惠清只好跟着巴恩德尔私奔到法国去结婚，婚后定居巴黎。但是生我却在一九二五年，所以父母非常疼爱我。“瑟茜儿”这个法国名字，是父亲给我起的。母亲给我起了一个十分文雅的中国名字“林雅咏”。也许是我的中国血统的关系，加上自幼受到母亲的熏陶，我对闻名世界的东方古国——中国爱得要死，我把她当作我的第二祖国。没有她，没有她的女儿和法兰西共和国男公民巴恩德尔先生的结合，能有我这个乌发、黑睛、

东方型的法国女郎吗?要知道,法中血统在我身上完满地结合,使我既有法国女郎的无拘无束的开放性格,又有东方女性的含蓄沉稳的美。从步入少女年华,我就遨游在女朋友们嫉妒的目光里。我快活极了,抱住妈妈的脖子亲吻着她的脸说:“亲爱的妈妈,当初你要是不答应巴恩德尔求婚,简直要犯绝大的罪过!”妈妈对我嗔道:“别放肆,林雅咏!”法国人的习惯,亲人之间直呼名字,以示亲切。妈妈在这里叫我“林雅咏”,还有另一层用意,就是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母亲的后代,要我保持中国女性的含蓄美。而这一点,正是法国女性缺少的,也是法国男性深为遗憾的。所以,在我从中学到大学期间,象众星捧月似的在我身边围拢着一群法国小伙子,向我送秋波,打口哨,邀跳舞,请吃饭,更不要说那些一迭一迭的求爱信和赞美诗篇了。这个时候,巴恩德尔在我身上的法国血统又发作了,我快活得几乎要发疯。可是,我的中国妈妈林惠清却坚决不让我把男孩子领回家(父亲认为这是小题大作,但也拗不过妻子的固执)。妈妈一再告诫我:“你今天领一个男孩子回家,明天领一个男孩子回家,你到底是爱哪一个呢?你倒无所谓,你的妈妈可受不了。咏,你要知道,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啊!(我睁大眼睛,心里说:女人和男人不都是一样的人吗!)要爱,就看中一个男人,爱他一辈子!(又是不懂。婚后,我要是对他厌烦了,或者他厌烦了我,我还死乞白赖的跟他过吗?)乱爱,是不会有什么幸福的。”听到这里,我发了脾气:“妈妈,你太不尊重女儿了!你这话太伤女

儿的心了！乱爱？什么叫乱爱？我乱爱过吗？从来没有过。玛丽去年乱爱过。那它是狗，不是人。我原是想让它和玛莱贝夫人家的王子结婚，它却跑到外面偷偷摸摸跟野狗怀了孕。你没见到我饿了它一天，没给它喝牛奶和吃面包吗？当然，这么惩罚它是残酷的，不应该的，过后我又后悔得要死。狗有选择配偶的自由，自古以来如此，我怎么能干涉呢？”请你原谅，我忘记向你说明，玛丽是我养的一条母狗。所以给它取十六世纪中叶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名字，不只是因为它的家乡是苏格兰，还由于它模样儿十分俊俏，长的和当年玛丽女王一样的出众。玛丽女王一生的爱情悲惨得很。由玛丽女王的爱情悲剧想起自己干涉玛丽的婚姻，我后悔得哭了一场。我继续对母亲说：“不是我有虚荣心，我认为一个姑娘被别人爱应该是高兴的事。至于她爱不爱他，那是另一回事，更不要说嫁给他了。”妈妈听了默默地流泪。我最怕妈妈这么流眼泪。这种泪水只有对儿女怀有极大的爱心而又不被儿女理解，因而委屈得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伟大母性才会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呀！虽然我也感到委屈，我还是安慰妈妈道：“我一向尊敬的妈妈，以后女儿听您的话，决不乱爱！（我皱了皱眉头）我会找个男人爱他一辈子，和他白头到老！”“白头到老”这个词，也是妈妈常给我说的。当时我理解，所谓“白头到老”，就是一对感情不好的男女，即使熬到头发白了也不可以离婚。我打心眼儿里不同意我的第二祖国的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道德观念。尽管我向妈妈那么明确地表明了我的誓言，

我还是在私下里和几个法国小伙子来往。因为我越是对他们躲躲闪闪，他们就越欣赏我的东方女性的含蓄美，穷追不舍，我的中国妈妈给我的又是一个柔软的心肠，我向他们屈服了。不过情爱是文明，我看中中国人赞扬的女孩子的贞节。

我父亲巴恩德尔出身于法兰西共和国的名门世家。祖父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将军，一七九八年二月拿破仑占领罗马，取消教皇世袭权利，变教皇国^①为罗马共和国，他为拿破仑建立了功勋，拿破仑赐给他一笔可观的财产，到巴恩德尔的父亲迪法翁时，家业已经很大了。迪法翁富有经商才能，在巴黎和法兰西共和国各地均有大量的动产和不动产。巴恩德尔是迪法翁的长子，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；但他对经商毫无兴趣，把这些财产委托给弟弟马利安替他经营，自己却钻到从世界各地高价搜集来的一大堆古丝绸之路的资料里去，以窥测两千年前，由中国张骞出使西域而开拓的七千多公里的欧亚大道，在历史上，为沟通中国同西方贸易和文化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丝绸之路的秘密。他所以到中国任职，就是要实地看看丝绸之路。但是，到中国后，却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如愿，便在京城找到从一八九五年起就在新疆供职的我的母亲的父亲。巴恩德尔是在对我外祖父的多次家访中结识我母亲的。这也是天赐良缘。巴恩德尔如果不是一个“古丝绸之

^① 公元七五六年至一八七〇年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国家，位于意大利中部，以罗马为首都。

路学者”，也不会拜访我的外祖父；我的外祖父要不是被清朝政府派到新疆当了近十年的地方官，也不会让他到自己家里做客。我母亲林惠清六岁跟父母到新疆，在新疆上的小学和中学，学会了好几种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。她刚到新疆时，身体较弱，父母在当地给她请了一个保姆。这位保姆是古楼兰王国的后裔。她跟她学了一口流利的楼兰语，还学会了好多楼兰人的古歌。巴恩德尔在与我外祖父的交谈中，得知他的女儿会唱古丝绸之路上的古楼兰王国的歌曲，向我外祖父请求，让林惠清小姐出来唱给他听。也许是林惠清小姐如花似月的容貌，也许是用西域的雨露滋润的甜润与粗犷的歌喉唱出的梦一般的古歌，巴恩德尔一下迷恋上了林惠清小姐。这就造成了如前所述的虽然有悲但毕竟是喜的喜剧，而真正的悲剧却是由巴恩德尔同林惠清结合后结出的果子扮演的。这一点，他们没有想到，否则也不会让我到中国来。就我来说，扮演这个悲剧的主角，并非完全不自觉。正是由于有着某种自觉，使我尝到了另一个人生的苦涩与快乐。

是父亲的影响？是小时候母亲给我唱的那个覆没了的王国的古歌？是我体内奔流的古丝绸之路的发源地——我的第二祖国给我的热血？上大学我毅然读了历史系，在世界史这个专业里我如饥似渴地攻读中国史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的硕士论文是《古丝绸之路》。而我攻读的博士的课题是《古楼兰王国的消失》。

古楼兰王国，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一个，丝绸之

路途经的一个重要的国家，位于罗布泊附近。公元前一二六年（元朔三年），张骞出使西域归汉，向汉武帝具言其见闻，讲到靠近罗布泊有个楼兰国，“地沙卤，少田，寄田仰谷旁国，国出玉，多葭苇、柽柳、胡桐、白草。民随畜牧逐水草，有驴马，多橐它”。而且，居民不少，“户千五百七十，口万四千一百”，有士兵二千九百十二人。两千多年前，这样一个拥有重兵、人口济济的王国，也是够显赫的了。

起初，楼兰归属于匈奴。汉使往来于西域，假道楼兰，常常受阻。汉武帝元封三年，汉使王恢率领七百军卒突击楼兰，楼兰王降服归汉。武帝死后，昭帝仍奉行联西域以夹击匈奴的策略。这时，楼兰王又叛汉。傅介子刺杀楼兰王，更立国主，并将楼兰王国改名鄯善国，又将都城迁至罗布泊南岸现在的若羌一带。楼兰旧都则变成汉帝国设都护、置军侯、开井渠、屯田积谷的军事和交通大驿了。更后一些时间，班超父子在西域建立奇功，史书仍不断有对楼兰的显赫描写。可是，到公元三世纪后，史不记楼兰，传不言鄯善，一个显赫的国家突然销声匿迹了。那里已经成了一片漠土，唯一留下的遗迹是一座楼兰古城废墟。据历史记载，这座楼兰古城就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前，楼兰王国的京都。这座古城废墟引起了世界丝绸之路学者的极大注意，他们不远千万里跑到中国，对楼兰古城进行考察，企图由它了解古楼兰王国覆没的秘密。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想揭开这个秘密。而要完成这篇论文，只有到实地去考察。